

劉潤清

论大学英语教学

.....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润清论大学英语教学/刘润清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6

ISBN 7-5600-1702-9

I.刘… II.刘… III.英语-教学研究 IV.H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28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刘润清论大学英语教学

刘润清 著

* * *

责任编辑:洪志娟 孙建华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字 数:283 千字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5001—11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702-9/H·980

定 价:1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前言

为什么此书另行推出是讨论
‘大学英语’教学呢？这里并没有什
么学术上的原因，而是出于很实
际的考虑。一是，本书是从给大学
英语教师作的报告中整理而
成的；第二，本书是为举办大学
英语教师教学理论研讨班而
出版的；当然，如非专业英语
教师进修班任何它作教材，
也不会有违初衷。因为，无论
如何，大学英语广大教师与专业

英籍教师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再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College English 一词最初是胡文仲教授用做专业英语教材的书的名称的。后来才懂得用这个词指大学里的非专业英语教学。

最近年，我们曾以“研究生之英语课程班”的形式在北京高师师资培训中心联合培训过近百名大学英语教师。开的课程正是理论性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语言学测试和科研方法与统计学五门课程都得到了进修教师的肯定。我到全国各地讲课时，也曾高度浓缩这几门课程，向近两千名大学英语教师作过一种或多种报告，效果也比较好。于是，这就成了编写此书的根据和基础：浓缩五门研究生课程的内容；整理、修订讲稿和报告的录音；再加上曾在《外语教学资料通讯》上刊登过的部分语言学讲座。

因此应该说明的是：讲课录音材料或文字时保留了原来的口语体；讲课和报告偶尔稍有重复；各部分之间文字略有差异。

这五个部分是个有机的整体，恰如是一位英语教师想要了解的基本知识。这样编写的好处是塔五门课于一书，删繁就简，重点突出，阅读起来方便。

洪志娟和孙建华同志为此书的成形和及时出版花了许多心血，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刘润清
一九九九年春

引 言

关于外语教师培训的思考

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引言其实就是把这本书、这篇文章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介绍它的主要内容或主要涉及的方面。我们这本书主要讲对大学英语教师的培训问题;我们这个引言实际上是讲对外语教师的培训,更具体地说,是对英语教师的培训应该怎么看,会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

一、外语教师的培训指的是什么?

在中国,教师培训一般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治思想方面,一是业务方面。政治思想方面有些时候会涉及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也包括敬业精神的教,忠于教育事业的思想,对教师、对学生、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等方面的教育。国外的教师培训(teacher training)主要指的是业务方面,当然它的业务涉及面很宽。我们这里要谈的英语教师培训也主要是指业务的培训,我们来不及谈政治思想上的培训,但这个业务培训比平时许多老师理解的教师培训的含义要宽。比如,很多老师理解外语教师培训主要指培训外语。外语教师教外语,教英语,就是来学点英语,如精读、泛读、口语、听力、高级写作、高级口语、高级翻译等等,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这么看,如果把对外语教师的业务培训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一个方面是要培训“教什么”,其中一部分就是对语言的培训,即外语本身的培训。另一个是培训“如何教”。有许多教师忽视培训“如何教”的问题,认为“如何教”是简单的事,是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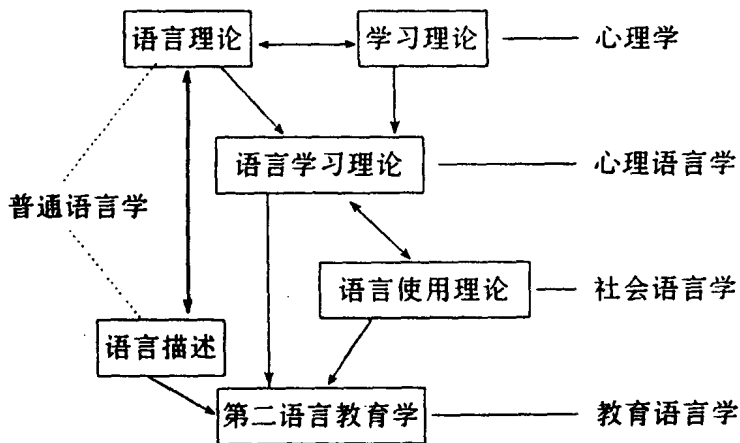
当然应该知道的事；认为一个学生学会了外语，学会了英语，转过头来就可以教这种外语，而且教得很好。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如何教”这一领域已经有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业务培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什么”，一个是“如何教”。而“如何教”是个经常被人忽视的方面，所以我们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讨论“如何教”。“如何教”实际上要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如何教？如何评估教学？如何研究教与学？这些都可以包括在“如何教”里面。“教什么”本身内容也很丰富，不像我们平时简单地理解为“教外语”。外语本身是什么？你对外语的理解是什么？是语言？是语法？是词汇？或者是教课文？教对话？教几篇文章，学生理解了，会说了，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其实，语言本身从层次上分可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篇章、语用等。这些层次越来越高，每个层次都有很丰富的内容。从技能来说，听、说、读、写、译几个技能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比方说，谁能带动谁，谁又是谁的基础，应该弄清楚，而不是我们平常笼统讲的那样听、说、读、写、译同时并举。这里面包括很多内容，更进一步说，语言本身是个工具，是个外壳，是个载体。它里面包括很多内容，包含着百科知识，包含着社会文化，包含着哲理、智慧。也就是说，你在教语言的同时，也在教这些东西。这点是我们教师经常忽视或意识不到的方面。

大体上说，外语教师培训，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教什么”和“如何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很丰富的。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提它为什么这么丰富和我这么说的道理。我们还是反回来具体地讲“如何教”的问题。有人说，我不学“如何教”，教得也很好。我不学语言学理论，不学教学法，也能教得很好。我个人也相信，有的老师确实教得不错，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没有一种看法，一种教学理论。同为外语老师，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有些是系统的，有些不是系统的；有些是言明的，有些是未言明的；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太自觉的。如果你不自觉，不能

言明,一般地说就是过去自己怎么学的就怎么教。更好的老师可能再琢磨具体情况,如课文内容、学生水平、性格等等;再具体琢磨一下,修改一下自己的教学方法,最后也形成一种意识。即使没有系统地学过语言学理论、应用语言学理论,也会有一种看法,只不过是没言明。既然每个人都有一种看法,为什么不把这种看法说出来,讲得明确,讲得系统呢?

实际上,“如何教”的问题就涉及到外语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二十年以前或者三十年以前,这个问题并不明显。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外语教学与相关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已成为共识。比方说,人们经常提到的相关学科是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当然还有教育学,这些是相关的理论。如何看待语言,如何观察语言,如何分析语言,与这些学科有关系。语言学理论,我们这里指的是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就是关于语言的科学。因为语言涉及到人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心理过程,学习语言,产生语言,理解语言,都牵涉到大脑(*the mind*),所以心理学经常会涉及到语言问题。因为语言与社会有关系,它是一种社会的交际工具,所以语言离不开社会,在每个普通的社会有普通的语言使用规则。社会上很多因素和语言有关系。人类学更是如此,我们所说的语言本身 *language* 这个词就是人类所特有的。同时,不同民族又有不同的语言;语言的不同又影响到各不同民族的特点。所以人类学的研究也经常涉及到语言学的问题。语言是打开一个民族的钥匙,通过语言可以观察到这个民族的灵魂。但是,这些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语言应该怎么教。应该说这是理论家的问题。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协调这些问题,这些人又像理论家又像教育家。他们把这些理论与语言教学问题相结合,成为应用语言学家。他们开辟了另一个学科,即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他们运用普通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来观察语言如何工作,语言应该如何教。应用语言学这个词有时用来特指语言教学的问题。

题。比方说, Cambel 在 1980 年就谈到过理论家、应用语言学者、外语教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他列出一个表, 理论家研究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 而协调者研究这些学科的应用: 如何应用到外语教学。真正的教师参考这两项研究进行教学。Sposky 也认为外语教学法应该有三个主要来源: 一个是语言描写理论, 一个是语言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 一个是语言使用的理论。其他的相关学科有普通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 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 linguistics)。下面这个图示表示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框架也适用于其他语言学的应用学科, 比如说翻译、词典、语言规则。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教语言实际上涉及到语言学的问题以及其他学科, 像心理学、社会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要懂得很多, 但作为一个语言教师知道一些有关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我们还要讲“如何教”这个大问题里面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何评估教与学的问题, 也就是语言测试理论。语言测试已经发

展成应用语言学里的一个重要学科。也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分支。语言测试理论最近二三十年发展相当快,外语老师至少要对语言测试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有所了解。

“如何教”还包括“如何研究教和学”。这是科研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仅应知道如何教学,还应知道如何研究教学。Research method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这个领域在最近 20 年也发展得相当快。一个外语老师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一定的语言基础,同时也不断地开展科研工作,懂一些科研方法,就更为理想了。一个外语教师要知道“如何教”,也就是要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所了解。

现在反过来说“教什么”。有人说这很简单:“教什么?教语言呗!”具体来说,大学英语教师就是教大学英语。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回答,如果细问的话,那教语言的时候教什么,有的老师会说,教语音、教词汇、教语法、教语义,还会有一些人说教篇章(discourse),教语用(pragmatics),听、说、读、写、译等几个能力和技巧。我们说,这种回答还是比较表层的回答。这个回答是对的,教的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东西。但我们说较为深层的回答就是问 What do you teach when you are teaching a language? 或者说:What are you teaching when you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这几乎是个很带有哲学味的问题,也就是说:要问你教什么就是要问 the nature of language 是什么。这些除了对语言的掌握,即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听说读写译都会之外还要对 the nature of language 有足够的认识。研究语言可以说有 2,000 年了,但我们给语言也下不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the nature of language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说已经很了解了。从这点来说,我们在学习语言学理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教什么”有了更好的了解,语言学也帮助我们了解 the nature of language,即语言的实质是什么。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对此有深刻的观察。这也是我们强调的一个方面,学习语言学理论不光是为了知道如何教,实际上这是个本体论(ontology),也就是

对要教的东西有了个更深刻的认识。应该说 how you look at language 决定着 how you teach the language。

“教什么”的第二层意思要强调的是,你说你是在教语言,而语言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外壳,一种载体。外壳要包着一个东西,载体要载着一个内容,工具要为一定的内容服务,是一种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内涵是知识与文化,而语言是不能离开知识与文化的;离开了内容,运载工具是没有意义的,是空的。所以说,语言学到一定高度,就会发现词汇也懂,语法也懂,但意思都不懂;或者说,利用词典能查出来词义是什么,语法也能分析,但是整体的内容读不懂。这时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是语言的含义太深了, beyond you,或者是高科技的内容,或者是深奥的哲学道理弄不懂。这又说明另一个问题,要把外语教好,要求一个外语老师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到了高年级,单单讲语言是不能吸引学生的,要给他讲知识、文化、智慧等等。教外语的过程是语言信息从百分之百慢慢过渡到越来越少,教语言信息的时候,百科知识几乎是零。教一个句子“*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没有教任何新东西,没有增加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新的了解。但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语言知识越来越少,百科知识越来越多。尤其是对成年人,智慧本身成了学习语言的促进力量,也就是说,除了语言信息外,百科知识成了对成年人的一种挑战,这叫做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

总之,外语教师既要知道“教什么”,又要知道“如何教”,但今天我们主要讲“如何教”以及有关的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培训这方面的问题。

二、外语教师培训的指导思想

总的指导思想是让大学英语老师们开始思考教学和教学中的科研问题。总的思想不是给大家提供几个答案,不是 *give answers*

to questions, 而是 make you think, 也就是提供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难说谁对谁错, 而更重要的是促使你们通过对这几种看法进行比较、研究、思考, 得出自己的认识; 强调理论上的 awareness, 哲学上来的 awareness。真正经过创造性的思想之后, 你会因地制宜, 根据自己的情况、课程情况、教材情况、学生情况, 找出自己的办法。这是总的指导思想, 即 make you think, 不是提供答案。更具体地说,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指导思想:

第一, 在学习理论语言学的时候, 或者在学习语言理论的时候,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告诉大家历史上主要的思想家、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观察。这并不是说有谁绝对的正确, 但我们想指出这些人的观察是深刻的, 是普通人想不到的, 你要能读懂他的观察, 你的思想会复杂起来, 看问题会深刻起来。我们自己是矮子, 这些人都是巨人, 但我们矮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会比巨人看得更远。这里的问题是你要想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你得爬上去。爬上去就是要看得懂他们的书。第一要看, 第二要看得懂。有时看懂他们的观察很不容易。不读别人的东西, 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就比他们还远, 还高, 那是很困难的。

第二, 学习语言学理论的时候还有一个指导思想, 即尽管别人是很伟大的思想家、语言学家, 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谁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应该这样观察: 他们看到了语言的某一个方面, 很可能在强调语言的这个方面的同时, 没有足够重视语言的其他方面。所以说他们的观点如此不同, 这些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了语言的复杂性。从不同的多个角度观察, 这时语言呈现不同的样子, 可以从形式、功能、社会、心理上去观察, 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能说得出的结论不对, 如此多的结论, 就能说明语言本身的复杂性。把自己的脑子搞复杂一点, 这就达到了学习语言学理论的目的。

第三, 我们要讲到语用学 (pragmatics)。过去很多理论家、观察者把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系统来观察, language as an abstract system。最近二三十年语用学的发展是对语言作为使用中的语言

(language in use)的观察和分析。这可是很不一样的,语言一旦开始使用,是与作为一个抽象系统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Language works differently when it is actually in use.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he (他)在字典上表示任何一个男性的他。“他”不是确指的,语法上说, He likes English. He likes linguistics. 但这只是例子, he 不特指,你找不到这个人。可以翻译成汉语“他喜欢语言学”,但不知道这个 he 是谁, he 不是定指的,但如果我现在说:“He likes linguistics.”那就指的是我旁边的“老张”,“老王”。一说话,一用这个语言, he 就活了,变得具体了,有了特指的意义。当然这很复杂,这只是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分清楚两种情况,是 language as an abstract system, 还是 language in use. 这两者不一样,教书时恰恰能用上这一点。

讲到应用语言学的层次,先纠正一个不太全面的看法,谈教学一定就是教学法(teaching methodology)。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应用语言学也包括许多方面,尤其是最近的理论,像第二语言习得,远远不是 teaching methodology 这一个词就可以概括的,研究教学方法是个方面,研究语言学习的过程(psychological process)更多一些。第二个方面是研究学习者之间的个人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earch)更多一些。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教学法可以讲,但同时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

对任何一种教学法,第一,不应该去盲目地跟随,也不应该盲目地去反对,头一条要弄懂,弄懂了之后再决定取和舍。先要搞懂别人讲的是什么,不是时髦的都是对的,也不是时髦的全是不对的。当你不懂的时候,靠道听途说,那就是唯心主义。用一句话概括了,打发了,这是不好的。

第二,一个好的外语教师应该懂得多种教学方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课型使用的是不同的教学方法,甚至一节课之内,前面用的是一种方法,后面用的又是一种方法,那才是好老师。不要说,我这个学校就使用交际法,任何其他教学

法都不许进课堂。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好老师对不同的教学任务会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为什么说同一课时内使用不同的教学法?比方说,前半节是机械练习,讲点语法,不讲究交际法,先做点很机械的东西,后半节课对错误的态度完全不同。前半节课要求很严格,出口要对,不对马上纠正;下一半时即使犯了错误也当成无意中的错误(slips)而不做纠正。这才是好老师——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不同课型,使用不同的方法。

第三,不要一味地去研究、学习教学方法,因为对一堂英语课来讲,绝对不是一种方法起作用。许多因素,如老师性格、教材本身、学生性格、水平、教学环境,甚至当天的天气情况等等都起作用。教学方法对了,教学效果就一定能够好,这么说恐怕不全面。其他因素照样重要,比方说一个老师的性格,很可能影响全班的情绪。如果老师上课无精打彩,对教材不感兴趣,那就教不好学生,不一会儿学生就睡了。如果老师兴致高,教得津津有味,那感染力就相当强。所以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教学法,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学生也是一个大因素,我们教的个体、教的对象不同。不管怎么教,不管用什么方法,总有学生学不好,这不光是方法问题。

第四,要学点语言测试理论。语言测试已经在中国非常流行。天天都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英语测试和复习题,试题汇编等等。那么语言测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1. 语言测试是教学评估很有力的工具,同时也是科研当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2. 我们反对用试题来代替课本,用考试代替正常教学;反对题海战术,反对试题的商业化,但试题又很重要。
3. 我们希望教师学会设计各种各样的试题,尤其是教学用的试题,不一定每个老师都成为测试专家,都学会设计标准化的试题。能自己设计教学中使用的试题,就很好。
4. 如果可能,尽量学会如何评估各种试题。评估就是拿起一个试题来,你能看出它是否有毛病,设计得好不好,也就是

表面上这么一读,你就会对有效性、可靠性、针对性是否合适作出评价。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试题存在的问题很多,其实归根结底一点就是粗制滥造的试题多;所出的题不符合测试理论,违反测试原则。试题本身有毛病,就没有效度可言,也没有信度可言。你要是借用一个试题你应该知道这个试题行不行,然后再用。我们讲语言测试理论,能够达到以上这样几点的话,就比较令人高兴了。

三、科研方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总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希望英语老师能够同时学会搞点科研,能够登大雅之堂的科研(research in its proper sense, research in its true sense)。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平时写的工作总结,尤其是“……之我见”、“……浅谈”之类。主观的“我认为……”“我深深感到……”这样的文章应少写,而是应该敢说我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到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几次试验,我测验的对象是什么,收集到什么材料,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了以下的发现(findings)。不是结论,是观察到了以下一些相关关系。这就能够登大雅之堂。你的发现不那么主观,如果别人不信,他可以去做试验。希望广大教师能做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大学英语教师的课堂、学生、考试、作业本、教学日记等等是得天独厚的搞科研的素材。每次考试的结果几乎都是非常丰富的值得分析的材料。收上来的作业本,如果改完之后把经常发生的错误记录下来,将来出四项选择题时就可用作干扰项,那些是最好的干扰项。如果你对那些好学生都答错了,坏学生都答对了的题进行分析,你对目前中国人设计的试题就能发掘出很好、很深刻的道理来。简单地说,就是如果懂得语言测试理论,又知道怎么设计一些小的试验,你甚至能够把科研融于日常教学,那是其乐无穷的。有十分钟你可以试验一个听写,再有几分钟加上几道选项题,你分

析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反过来说,如果你能把课堂变成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你不会觉得天天教,天天教,没味道,四、六级完了还是四、六级。你觉得你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你在测试一种假设,验证你的假设和推翻你的假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通过几次讲座,既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实证性研究、定量分析等等,同时鼓励大家去开展实证性研究,讲究数据的收集,讲究科研工具的科学严密。收集来的数据是可靠的,是系统的,不带主观偏见的。经过分析这些数据,尤其是用统计学分析这些数据后,你得出的发现、观察,是别人很难推翻的。所以要搞这种实证性研究(empirical studies)。

如果很多老师会做这种实证性研究的话,我们鼓励有组织的(几个老师合在一起或者一个系组织一个大的项目)、多变量的、为时长的大型研究,这是我们国家所缺少的。个别分散的力量做单变量的研究较多,虽也有用,但外语学习的变量涉及太多,光拿出一个变量,它对整个外语成绩的影响可能只有一点点,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如果能进行多变量的研究就可能更好一点。

外研社准备定期资助召开大学英语教学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强调要有自己的研究。你拿来的 paper 一定是自己最近搞的科研成果,不是畅谈,不是“……之我见”,尤其反对老生常谈。有人开了十几年的研讨会,每次的发言都是一样的,上来就说,我们小时候就是这么学的,拿过课文来背背,单词要背等等。如果你的发言已经在其他会上讲过了,你就不要再讲了。上来就直接说最近做了个什么研究,受试验者是什么人,我的工具是什么,我得到了什么发现,而不是说“我教英语 30 年,我深深感到……”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到了 90 年代还在继续重复说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的话,这些话已经说了几十遍,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真正的研讨会,应该是每份 paper 都是最近的科研成果。如果是这样的科研成果,我们的杂志愿意登,可以出论文集。

总体来说,通过这些培训、讲座要达到的目的是: